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2025 年 9 月

課後輔導機構的對脆家兒少支持與挑戰： 以三峽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為例

李欣諭

摘要

本文透過在三峽小草書屋、青草職能學苑的志工服務，第一線觀察針對脆弱家庭的課後輔導機構如何接住脆家孩童、課程的安排，以及這些孩子的樣態與困境，也分析機構目前面臨的挑戰。觀察發現，脆家孩子普遍原本就面臨多重困境，包括學校社交受挫、學業低成就與缺乏目標，藉由老師與社工長期關懷，提供脆家孩子與其家長獲得被接住的安全感。師生互動方式平等且多以溝通方式進行，且老師在孩子自我迷惘階段，給予支持和鷹架；課務上，除了輔導學科，也透過多元的非學科課程，增加孩子的文化資本和職涯探索；生活常規上，強調感恩，也積極導正負面習慣；人際上，孩子們在書屋裡交到朋友，相互陪伴。然而，雖然書屋持續關懷，這些孩子目前仍無法完全擺脫原因境；而書屋本身也遭逢青草老師流動率高、特教需求缺乏專業支持、家長對書屋定位誤解的問題。透過志工服務，深化筆者對於脆家支持系統的理解，並增添班級經營的策略和課程多元性的安排，未來也將持續進行教育志工服務，接觸教育現場的更多面向。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李欣諭（2025）課後輔導機構的對脆家兒少支持與挑戰：以三峽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為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壹、實踐動機

2017年，報導者記者李雪莉、簡永達發行《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其中講述了臺灣高風險家庭下的兒少處境。在臺灣社會中，有些孩子好像從出生就抽錯籤，家庭因長期貧困、父母吸毒、生重病或入獄等因素，使得父母無力照顧孩子，這些孩子則因為家庭失能，而被迫扛起本不該由他們負擔的生活重擔，也造成非常多孩子輟學。

此外，書中也指出高風險家庭孩子們除了缺乏家庭支持，社會安全網也並未能夠接住他們，社政單位雖然設有「高風險家庭」通報系統，但通常申請時間冗長，且成功率約略只有三分之一，且社工的案件量大，並沒有辦法及時阻止這些孩子掉入深淵。另一方面，這些「廢墟少年」在學校常因家庭、中輟等因素被標籤化，即使老師有通報學生的狀況，但也無法作為長期穩定的支持系統接住學生。不只如此，他們在工作場域裡也成為常常被剝削的對象，由於年紀太小、學歷不高，常常只能做低薪、工時高的工作，更甚者有些則開始偷竊、加入詐騙集團，遊蕩在法律邊緣。

學術研究亦指出，若兒少長期處於高風險家庭環境而缺乏支持系統，不僅更容易遭受忽視或虐待，也可能出現焦慮、憂鬱等心理困擾，甚至引發偏差行為（許婉真，2023；Douglas et al., 2010）。這些情況凸顯了外部支持與社區資源介入的重要性。

在三峽，正好有一個接住這些可能成為「廢墟少年」的在地組織——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依據照護的年齡層不同分為「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主要課後照護來自脆弱家庭或高風險家庭的孩子。由於我有幸在升上大二的暑假申請上師資培育獎學金，因而需要完成關於教育方面相關的任務，所以分別在大二上、下學期間分別到這兩個地方進行教育志工服務。希望透過這一年當志工的經歷，第一現場接觸、觀察來自這些孩子生活的樣態、面臨的困境，以及機構是如何接住他們的。另一方面，書屋也是我有師資生身分後，第一次以「準老師」¹的身分進入學生團體中，除了了解孩子們彼此如何互動、遇到的課題，也觀察師生如何互動，老

¹ 由於志工這個角色不屬於學生，也不像書屋的老師具有教師的完整權威，因此以「準老師」描述自己的身分。

師會選擇什麼樣的課程來帶領這個年齡層的孩子，透過觀察與學習，以增添未來在實務現場班級經營的策略和課程的多元性。

此外，透過這個社會實踐計畫，接續了「從家庭到社區－在地關懷，在地陪伴：以小草書屋為例」（張舫珊，2019）的研究，並將六年過後小草書屋的現況進行更新，以增進我們對其的了解。

貳、文獻回顧

一、脆弱家庭困境特徵

劉弘毅、涂筱菁（2025）依據政府定義脆弱家庭困境，將其需求分以下五種分析，分別為經濟不穩定、健康問題、教育問題、家庭動力、社會排除。其中，教育問題方面與經濟問題相互影響，由於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加上缺乏良好的教育資源，造成脆家子女在未來發展上，往往遭逢限制，再次陷入貧困的循環。由於主要照顧者遭逢經濟困境，無力提供孩子的教育支出，導致對孩子的教育期待降低（陳亞麗，2016）。在此情境下，脆家孩童往往因教育資源不足而出現學習落後的情況，甚至可能面臨輟學風險，進而影響未來的生涯選擇與生活。

此外，脆弱家庭也容易受到社會排除，使其難以向外界尋求資源，深陷並加劇困境。黃俐婷（2003）指出家庭、同儕、社會支持，有助於青少年學業壓力和生活的適應，然而弱勢青少年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統，高機率會導致偏差行為。

二、脆弱家庭服務政策發展

（一）臺灣兒少社會安全網發展脈絡與脆弱家庭定義

臺灣兒少社會安全網相關政策到現今已逾 20 年，發展初期在 2004 年實施「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2015 年起修訂為「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府到處遇實施計畫」），

透過社工積極提前介入高風險家庭和個案等措施，降低兒童發生虐待的風險。(黃家均，2024；林揚崇，2017；劉弘毅、涂筱菁，2025)。

不過計畫實施 10 多年後，也發現實際執行面臨許多挑戰，如高風險家庭與兒少保護範圍界定不清、政府各部門缺乏溝通合作、承接單位訓練不足等(黃家均，2024)。因此在 2018 年行政院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7-109)」，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服務，將高風險家庭轉型劃分為脆弱家庭與危機家庭，脆弱家庭為「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或嚴重身心障礙兒童照顧等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危機家庭則為「發生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老人身障等保護問題的家庭」。另一方面，社會安全網也改變先前的作法，將「以家庭為核心」取代「以個人為中心」的介入，除了提早介入脆弱家庭，也強化社區支持系統，讓家庭得以擺脫其脆弱性(王翊涵、徐宜瑩、鍾佩怡，2020)。

(二) 兒少社區照顧支持政策與課後輔導

在社會安全網這種較具整合性的支持方案推行前，課後照顧已作為先行方案，讓社會支持脆家兒少。由於隨著社會變遷與家庭結構的改變，隔代、單親、外籍配偶和近貧等弱勢家庭數量逐年攀增，這些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常常因照顧能力有限或身兼多重角色，而無法承擔教養責任，使得來自這些家庭的兒童與青少年在成長歷程中可能面臨教育資源不足、經濟壓力或社會融合機會較少等挑戰。

基於此需求，內政部兒童局為了加強對弱勢家庭子女的關懷與輔導，於 2002 年開始推動「兒童少年社區照顧支持系統」，整合社區資源，提供社區兒少「課後照顧方案」和「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外展服務」等社區性支持服務。2009 年擷取之前政策的優點，並改以家庭為核心、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實施「推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計畫」，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性與補充性的教育照顧服務，避免孩子受到忽視，培養其身心健全發展，降低偏差行為。

在 2013 年，政府成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其中的家庭支持組著重兒少的家庭支持服務，希望建立預防性的服務體系，同時也持續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包含弱勢家庭親職教育、兒少輔導與生活營隊等，其中課後照顧項目對於弱勢家庭的助益最大。

（新北市政府，2018）

新北市政府（2018）對於課後照顧的定義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其針對國小階段學生，放學後提供的照顧服務，服務內容涵蓋安全與健康照護、學業與發展支持、補充性的家庭支持。國內研究多以「課後照顧」為命名，不過因為其涵蓋的範圍較偏向國小階段的學子，且強調放學後提供孩子安全的環境學習，因此改採「課後輔導」的專有名詞，其較強調在課後時間透過陪伴，促進孩子身心健全發展，並發掘自我潛能，定義為「學童在正規學校課程放學後，每日至課後輔導機構所接受的一切學習活動，包括提供舒緩家庭功能、陪伴、學校課業輔導、生活照顧以及多元學習等服務（引自蔡羽筑，2015，頁12）」。

臺灣課後輔導的類型有不同分法，依據何俊青、王翠嬋（2015）可分為「家庭式照顧」、「學校式課後照顧」、「社區公益式課後照顧」及「私人營利式課後照顧」，而蔡羽筑（2015）則是以政府辦理與民間裡區分，政府辦理包含「教育優先區補助計畫」、「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夜光天使專案計畫」與「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計畫」；民間辦理則包含「私人營利機構所創辦的課後輔導」和「非營利組織所成立之課後輔導」。據此，本文觀察的場域屬於「非營利組織所成立的課後輔導」這類型的兒少社區支持照顧。

三、課後輔導方案與脆弱家庭服務成效

隨著臺灣課後輔導方案與兒少社會安全網絡愈趨成熟，有些研究開始討論其成效。蔡羽筑（2015）以偏鄉弱勢兒童的觀點為案例，探討課後輔導機構如何支持脆弱家庭，將臺東「孩子的書屋」的孩子作為研究對象，發現書屋能針對孩子的課業困境，提供補救教學，在師資不足情況下，也能給予電腦輔助教學；在興趣發展上，以孩子能力為出發點，提供多元化的課後學習，並不強迫參加。此外，書屋提供晚餐、生活照顧與心理支持，營造安全環境，讓孩子們能找到歸屬感，有時也成為親子溝通的橋樑。由此發現，課後輔導機構能在教育、心理、生活層面支持脆弱家庭。

在家庭支持與保護方面，王滋苑（2016）主要探討社工員提供的支持方案，是否能夠幫助到兒少或其脆弱家庭的需求，研究發現適當的經濟支持是讓案家最有感且能有效解決眼前的生活困境，與主要照顧者定期互動與陪伴能提高其正向支持感，另外透過機構的才藝學習，能增加脆家兒少發揮其潛能與多元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劉弘毅、涂筱菁（2025）也和與政府合作的民間服務團隊合作，並針對其服務對象討論，研究指出工具性（提供脆家生活所需、課輔志工、各類活動）和情感性（家長支持團體、社工持續關心）支持是被服務者感到最有效的服務，也能降低社會排除感，其次是資訊性和評價性支持。透過依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持、長期且即時的關懷、多元資源網絡，能有效回應脆弱家庭的多重需求並促進其改變。

整體而言，目前研究多數討論社會安全網路如何建構與支持脆弱家庭，或是課後輔導機構支持脆家兒少的方式。不論是課後輔導或高風險家庭支持方案，皆強調透過教育、生活、心理或經濟等多方面的支持，協助脆弱家庭兒少提升社會適應力與發展機會。然而，較少文獻從第一線志工的視角著墨，藉由書屋不同角色，如老師、學生、志工三方的互動論述，並討論目前課後輔導機構面臨的問題。因此，透過本次實踐，將以上述缺口為切入點，透過志工的觀察，聚焦於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的師生互動、學生互動與志工參與，並討論機構在實務上面臨的挑戰。

參、小草書屋、青草職能學苑簡介

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同屬「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皆是甘樂文創這個社會企業社會會面的部份，以下簡單介紹。



（圖片取自小草書屋官網）

一、成立原因與過程

創辦人林峻丞（峻哥）本身為三峽人，在 2006 年回到三峽接手瀕臨倒閉危機的家族肥皂事業，但返鄉後發現三峽的資源、經濟、知識水準在都市發展後，新舊城區有很大的落差。同時間也接觸到有木國小的學生，發現有不少人是來自貧困、隔代教養、單親等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因為家庭失能、沒有足夠穩定的支持系統，而增加誤入歧途風險，抱持著「應該為這些孩子做點什麼」的心態，決定成立每週一天的「絲瓜成長陪伴計畫」，帶領這些孩子種植、販賣絲瓜。之後也因朋友問及三峽旅遊的事情，他發覺自己對於三峽並沒有深刻的了解，決定好好的了解在地並推廣，而在 2010 年成立「甘樂文創」。

自 2006 年起，峻哥不斷的關懷三峽在地的弱勢學童，期間舉辦了不少次的圓夢計畫（單車環島、泳渡日月潭等），但後來發現只有舉辦活動不夠，很多孩子在課業方面仍然跟不上，增加升上國中後中輟的機率，因此決定成立「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並創立「小草書屋」，其位址於清水街，把原先的熱炒店改為供弱勢學童課後照護的書屋，於 2015 年落成。

小草書屋原本主要陪伴的對象是國小的孩子，但隨著小草書屋的孩子年齡增加，在國中階段更是自我價值觀、自我認同、職涯規劃建立時期，若是在其國中階段失去書屋的支持系統，對於這些孩子來說影響很大，因此後來在 2018 年籌創主要陪伴國中生的「青草職能學苑」²，其選址在已停業的三峽愛鄰醫院，除了有學生教室外，有些空間也供工藝職人使用，並與職人合作讓孩子學有興趣的技能，鄰近街道的空間也改建為公益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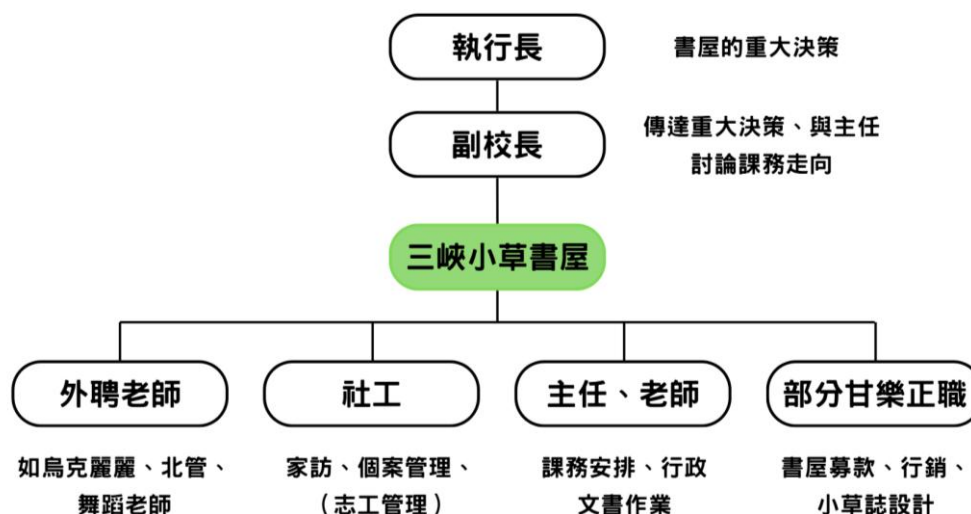
在 2020 年成立小草書屋——大溪分部，選定大溪新南老街其中一隅，主要服務從山上下山的原住民孩子，目前國小國中部皆在同一處。

二、小草書屋 & 青草職能學苑結構圖與一週課程安排

（一）小草書屋

² 張舫珊（2019）文中撰寫對於書屋的組織架構時，當時尚未成立青草職能學苑，也還沒成立大溪小草書屋。

1. 人員結構圖



書屋因已運行多年，人員結構發展也較為成熟，執行長負責統籌書屋營運及重大決策項目，而副校長會了解書屋目前課程走向安排，作為執行長與主任、老師們間的中間人。

較常接觸孩子們的有主任、老師、社工、外聘老師和部分甘樂正職。三峽小草書屋目前有一位主任，兩位老師，是最常和孩子們相處的對象；社工是孩子們經由輔導室轉介到小草書屋後，第一個接觸到的對象，且會和家長建立關係，定期訪視；外聘老師則是因為小草書屋一週有幾天有不同的選修課，有些專門課會請該領域專長的老師教學；最後則是部分甘樂正職，因募款仍佔小草書屋重要的營運經費來源，所以在比較重要的活動時都會一同來書屋參與，並幫孩子們紀錄照片。

2. 一週課程安排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選修課 烏克蘭麗麗 舞蹈	班會課	北管課	語文課	體能課	小草餐廳 或 特殊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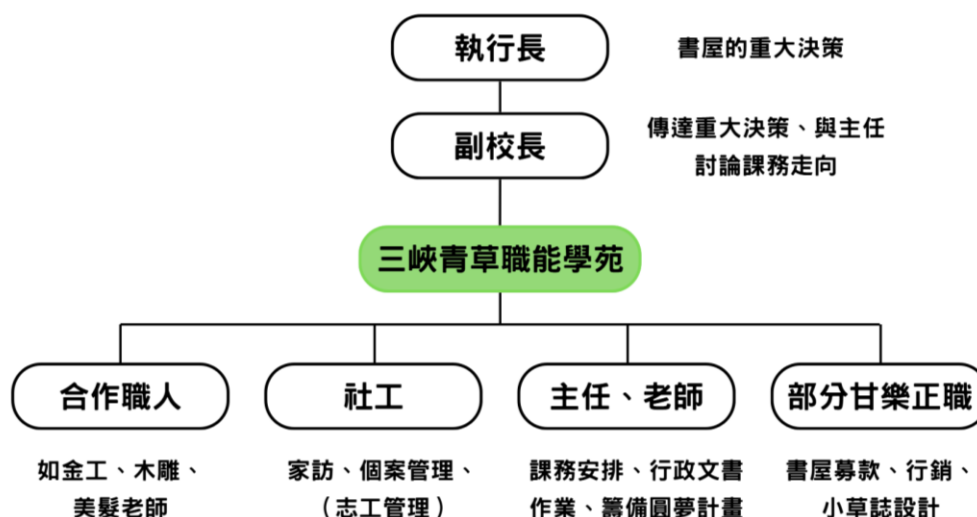
此為 113 學年度上學期的課程
(每學期會有些許不同)

通常孩子們 16:00 放學後，會進到書屋開始寫功課，到了約 17:45 收拾準備吃晚餐，老師會和孩子們聚在一起吃晚餐，接著進行每日的分工打掃，每個人都有自行負責的掃區，完成給老師檢查後最多可加五點，之後進行課程。

比較特別的是週三的北管課是小草書屋延續非常久的課程，請林口樂林團的老師教小草和青草的孩子們北管。週五是體能課，也是我每次服務的時間，通常老師會讓孩子們選擇當日要玩的球類、要去的公園，而每月最後一個禮拜的週五，會帶孩子們到安溪國小參與長期贊助小草書屋的中興獅子會辦的羽球課。週六通常為小草餐廳的課，我曾參與過幾次，之前因為書屋籌備讓孩子們製作手工餅乾和馬賽克杯墊的教學，給長期贊助他們的企業或善心人士，因此在課堂上討論要完成一盒手工餅乾需要的元素、材料，之後大家也練習如何製作馬賽克杯墊的流程與教學。

(二) 青草職能學苑

1. 人員結構³



青草職能學苑的人員配置和小草大致一樣，主任和老師的配置基本上也是一位主任和兩位老師。另外，青草的特別之處在於國中階段嘗試職涯探索期間，因此特別和在地職人合作，讓孩子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想要習得的技藝，通常會讓孩子們在剛開學前選擇之後想要學習的技能。

³ 在張舫珊（2019）文中，由於當時尚未成立青草職能學苑，所以小草書屋裡面分為國小部和國中部，但目前青草職能學苑已成立，因此小草主要陪伴國小的學生，青草則負責國中生。

2. 一週課程安排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運動 保健課	選修課 美容美髮 金工	北管課	班會課	體能課	圓夢計畫 騎車練習

此為 113 學年度下學期的課程
(每學期會有些許不同)

通常青草的孩子們 17:00 放學後會先到青草的教室，之後 17:30 慢慢從青草教室走到小草書屋吃晚餐，約於 18:15 用完餐後再走回青草教室，而課程通常於 19:00 開始，並在 20:30 結束。我幾乎都是週四去服務，當天表定是班會課，但通常會彈性調整，比如在三月時，執行長正在推動整合三峽小草與青草、大溪小草三邊的師資，他選定關於認識情緒、自我認識的方向，每位老師選定主題後，不只在自己的據點授課，也會去其他書屋教自己的課程。或是有時候要準備公益義賣時，孩子們也會趁班會課當天來準備要販賣的商品。

三、學生來源

小草和青草招收三峽各處國小、國中的學生，在我服務的這一年中，看到大部分是來自於書屋附近的學生，小草學生為小二到小六，約十多人，性別比較不均衡，上學期女生只有 1 位，下學期增加了 3 位；青草學生為國一到國三，有 5 人，性別比為 2:3。另外，孩子大多來自中低收入戶、單親、隔代教養、外籍配偶、更生人子女、都市原住民等家庭。

書屋與學校輔導室合作，當學校導師和輔導室確認學生為高關懷學生或來自高風險家庭，就會通知家長並轉介給書屋，填妥轉介資料表和同意書後送至書屋，此時書屋會做基本的審核。若是符合資格，則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核，此時校方（輔導室老師或導師）、學生家長、學生皆會到書屋會談，並取得共識⁴，經過老師和社工評估後，必要時社會工會做第三階段的家訪。入班一個月試讀後，確定為書屋的學生。

青草和小草的流程基本一樣，不過青草裡有些孩子是從小草畢業後直升到青草的。

⁴ 有些沒有取得共識的原因為家長誤以為書屋是補習班，要求能夠提高孩子的成績。

四、老師來源

在這一年中，我在小草、青草各遇過一位主任與三位老師，除了一位青草的老師有教師證外，其他老師（含主任）不少有修過國民小學或中等教育的教育學程，若沒修過的教程的人，之前也有接觸過兒童或青少年的經驗。

五、行動概要

自 2024 年 10 月到 12 月開始，我每週五到小草書屋服務，偶爾週六有比較重要的活動時，會去書屋支援，並於 2025 年 3 月到 6 月每週四到青草職能學苑服務。平日裡的服務時間大多為 17:30-20:30，偶爾活動到比較晚，會延長服務時間，而週六的時間較為不一，有時為半天活動，有時為整天活動，總時數為 104.5 小時。

肆、互動觀察

一、小草書屋

此部分描述在小草書屋中，我觀察到的師長與學生、學生與學生、我與學生的互動。

（一）老師與孩子互動

1. 初入書屋的震撼教育

2024 年 10 月第一次到小草書屋，我就受到震撼教育。起因是當天因為下雨，所以在書屋內老師準備要播放舞蹈影片讓大家一起動一動，孩子們在等待的過程中，有人突然冒出了一句「打手槍」，我在驚訝這麼小的孩子（小學三年級）竟然知道這個詞之餘，也很好奇老師的反應，是會責罰學生並要求其下次不能再說，還是會有其他反應？而老師在聽到有人提及這個性相關的詞後，馬上以認真又微愠的語氣詢問「是誰說的？剛剛說話的人站起來」，這時剛剛說話的男生站了起來，老師就問他「你知道打手槍是什麼意思嗎？」，他馬上回「不知道」，老師又反覆問了其他人兩次是否知道「打手槍」是什麼，每個人都搖頭說不知道，老師就很認真的說「不可以亂說打手槍這個詞，我說完它的定義後，就不希望有人在講出來。打手槍就是男生

會有手去刺激自己的雞雞…。有些女生或男生聽到你們說這個詞會覺得不舒服，雖然你們現在年紀小，不會有什麼法律責任，但未來是需要負責任的」。

我當下聽完的感覺是原來性教育就是這麼做的！書屋的孩子可能從小受到家庭的影響，常常學到髒話或性相關字眼，很多時候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冒出的字眼是什麼意思，比起權威式的禁止，不如讓其知道自己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會對他人造成什麼影響，並請他不要再說相關字眼了。

2. 稱呼與互動

在書屋裡，師生關係並不如體制內學校那般嚴格，書屋的孩子們通常叫老師、社工、志工會直接喊其名字（不帶姓），顯示師生關係較為親近與平等。

此外，不同老師與孩子的互動方式也不同。孩子們除了按表完成既定課程外，其他彈性時間則讓他們自己決定要做的活動，不少人都會在這個時間玩遊戲、桌遊、滑板。然而，日常活動通常不會如此和平，老師常需要處理孩子間的衝突、情緒、玩鬧、受傷事件，有老師會請衝突的雙方出來談話，釐清事件發生始末，請其中一方道歉；有時則是請雙方出來後，請他們好好說清楚剛才做的事情，雙方在老師監督下自行處理。

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曾經有位老師，他要請孩子注意他時，會說「XXX 你先停下來，看著我的眼睛，我在跟你說話」，接著才切入重點。這個透過短暫停頓和眼神接觸的方式，能讓孩子們先冷靜一下，並意識到當下是認真溝通的時刻，增加其訊息接收。

3. 晚餐時間

在吃晚餐前，書屋安排了「感謝分享」和「餐前禱詞」環節。孩子們盛完飯後會分別坐在不同的長桌，老師此時會問誰今天要當主持人，這時孩子們都非常踴躍的舉手，老師選擇一位孩子後，主持人需要點三位要分享今天想要感謝的一件人事物，很常聽到孩子說「謝謝 XX（老師）陪我寫完功課」、「感謝我今天把功課寫完了」、「感謝 XXX 今天有來書屋」，不過也聽過不少次有人亂感謝，或是無法完整的講述要感謝的對象，此時老師就會問他想要感謝的對象為何，並請他重新再感謝一次。這個環節結束後，大家會一起唸餐前禱詞：「感謝老師 感謝志工 感謝

默默關心我的人 我會珍惜一切 我會努力學習 謝謝大家 我好幸福 開動」。

我覺得在吃晚餐前有這兩個環節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同時具備讓孩子們培養感恩態度，意識到在書屋裡有很多人正幫助他們，並且訓練表達能力，有些孩子原本表達能力較差，但透過表達感謝，能練習把話講清楚。

4. 清楚的規則

小草書屋有明確的點數獎懲規則。平常上課認真回答問題、把掃地工作完成、段考表現良好等，依據不同程度加點數；而說髒話等有些影響秩序的行為，則會扣點或罰波比跳 5-10 下。而孩子們都非常在意點數，因為這關乎期末的競標日⁵。

界定明確的規則是班級經營中很關鍵的一環，書屋的老師們有先知悉每位孩子（或孩子們間也會自己說），並持續實踐這些規則。如此一來，能讓孩子們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有回報的，違反規定會受到懲罰，進而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界線意識。

（二）孩子與孩子互動

在小草書屋中，大多時候大家是不分性別玩在一起的，不過也看得出通常高年級與中低年級各自自成一圈，但彼此仍都有交流。此外，如上一節所述，大多時候孩子們相處在一起是吵吵鬧鬧的，大家不只在桌前玩桌遊、公共區域玩滑板，也很常在地板上鑽或趴著，有時因為資源競爭（搶玩具）、某人說了什麼話等成為衝突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也發現髒話在孩子們互動間非常盛行，且抖音等線上短影音平台也影響頗深，例如在玩鬧的過程中突然迸出抖音短影音的相關詞彙，或是老師要找影片帶大家活動時，有些人會開始跳抖音的舞，顯示孩子們回家後可能是受到父母以手機餵養。

⁵ 在競標日當天，老師會幫每個人總結這學期加總的點數，這些點數即為競標的「籌碼」，孩子們除了喊價外，也要透過自己的籌碼換取想要的物品。

不過有時也會出現溫馨的互動時刻，有次書屋當天上班的老師只有一位，老師明顯忙不過來，有個孩子因為在對功課態度上的事情被老師罵，導致情緒激動，老師請他到其他地方先冷靜一下，並請我協助關心，我到孩子旁時他情緒依然激動，不太想理我，剛好有個孩子注意到情況，關心了一下，便以非常輕柔的語氣問情緒激動的孩子「XX 你怎麼了？功課寫完了嗎？老師現在問你是想知道你現在要做什麼」，那位孩子情緒比較緩和後，又有其他三位孩子看到這個情況，就跑來和他一起玩。

由日常活動中能觀察到書屋的孩子在人際互動方面，既有衝突面，也有溫暖面。一方面孩子因為資源競爭、口語表達與他人產生衝突；但在一些情況下，孩子們也能表達關心、支持同儕的行為。這些日常互動不只反映了孩子們在書屋的相處模式，同時間他們也在書屋中學習彼此磨合、理解彼此。

（三）我與孩子們互動

在小草書屋時，我主要協助輔導孩子完成功課、秩序管理、協助老師上課、陪伴孩子，互動上較以朋友的角色進行。一開始我非常努力記住所有孩子的名字，約在第三次當志工時，就能準確的叫出所有人的名字，這也運用我在師培「團體諮商」課學到的觀念：記住名字有助於關係的親近。之後在課輔時間，我也主動詢問孩子們需不需要協助，在遊戲時間也積極參與，因此沒過多久很快就能融入孩子的群體。

互動過程中，有些孩子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有位孩子，他每次看到我到書屋時，都會衝過來攬住我的手；有時我要拿著水壺裝水，他就一手拿起我的水壺，另一手握著我的手，與我一起去裝水；有幾次我要回家前，他會像無尾熊一樣抱住我，希望我繼續陪他。另一個孩子則是在掃地時間很抗拒去廁所掃地，我提議自己陪他一起去掃，他答應後，我隨即問他為何不要自己掃地，他回「因為上次 XXX 說廁所有鬼，所以我不敢自己一個人去」，我頓時恍然大悟，此後每次掃地我都會陪伴他掃地，有時剛好我忙著看其他孩子掃地時，他還會主動問我「何時要陪他一起掃地？」。

在這些互動過程中，我發現國小階段的孩子很願意主動表達自己心情或需求。只要能夠用心傾聽、理解孩子們的需求並陪伴，他們會以真摯的心和態度回應，當看到自己的陪伴能帶來他們的快樂或收穫時，也深深的感到滿足。

二、青草職能學苑

此部分描述我在青草職能學苑中，觀察到的師長與學生、學生與學生、我與學生的互動。

（一）老師與孩子互動

1. 稱呼與互動

青草的老師與孩子相處方式較輕鬆、平等，互動像是朋友。在前往小草吃晚餐的路上，老師有時關心孩子的學校生活，有時關心目前在其他職人課堂的學習狀況。他們也和小草的孩子一樣，通常會直呼老師的名字（不含姓氏）。

另一方面，課堂討論中，孩子們也都非常積極的提出，比如職人課程的安排，是孩子們提出自己想學習的技藝，與老師討論後開班的，或是討論擺攤義賣要販售的商品和孝親日的餐點與流程，幾乎每個孩子都踴躍發表自己的看法。

此外，有時有些孩子心情不佳時，可能會在吃飯後或上課途中直奔「秘密基地⁶」或回家，老師這時候發現孩子沒有回到教室或跑出去，就會請一位老師出去找人並關心；另一情況是，孩子在上課時明顯心情不佳，下課後到青草教室對面昏暗的樓梯坐著時，老師會坐在其旁邊與他聊聊。

我認為青草的孩子比起小草，和老師互動增添了友誼的元素，且每個人和小草孩子一樣，皆能自由發表自己的想法，從他們互動過程中更彰顯彼此間的信賴關係。除此之外，青草老師

⁶ 我當志工期間，孩子們的秘密基地在 7-11 的二樓座位區，不過有孩子在心情不佳時，也會到甘樂文創的辦公室找峻哥。

明顯兼具輔導孩子的角色，由於孩子正值青春期的情緒波動較大時，老師的安全確認、傾聽與引導，凸顯「陪伴」在青少年階段的重要性。

2. 孝親日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年一度的孝親日，它是青草重要的日子，孩子們會準備餐點、活動，並邀請家長們來參與，與小孩一同互動的同時，也更加熟悉青草的環境、老師們。

活動籌備初期，老師先在班會課提出討論當天的流程安排，包含準備的食材、工具、餘興活動，孩子們當下提出一些自己想要料理的餐點，老師也透過時間的分配、烹飪困難程度，來協助他們確定要料理的項目，最後確定要準備輕食，包括當季新鮮水果切盤、玉米濃湯、烤大蒜麵包、炸薯條。而活動則安排對青草了解程度的 Kahoot、「手機是否能取代親職」的辯論、頭肩頸按摩，最後則是親師溝通時間（孩子們無法參與）。隔週試做餐點時，老師陪孩子們購買食材，並在其調味不足、時間掌控不佳時，提醒他們下次的改進方式。

到了孝親日當天，五位孩子們的家長大多都有到，只有一位是雙親皆來參與，其他大多是只有父親到現場。從 Kahoot 遊戲環節的結果來看，發現家長們對於青草的了解程度相當深入，辯論賽則有一位孩子的媽媽和其他孩子們參與，以非常「熱鬧」的情況收尾，且所有家長都體驗孩子們的按摩。之後在親師時間時，剛好我又回到活動現場拿菜瓜布，發現社工剛好在向家長講述孩子們在學校可能會遇到的困難與議題，比如霸凌。

我認為透過孝親日，能夠增加這些脆弱家庭親子的互動，父母也能透過此次活動更加了解青草目前的走向、老師的情況、孩子們面臨的課題；孩子們也趁此機會把平時較不易說出口的關心傳遞給家長。

3. 失靈的扣點制度

青草與小草一樣都有點數制度，但相比之下較為模糊。平常透過努力完成一件事（如認真擺攤義賣）可以得到加點機會；而說髒話、忘記帶環保餐具須借用等，則會被扣點。

不過在我當志工期間，發現每個孩子基本上都被扣了幾百點，有人甚至被扣了高達一千多點。通常孩子們會藉由波比跳來抵銷被扣的點數，但由於累積扣點過多，有些人乾脆放棄，或對於扣點「無感」，而沒有銷點的行動。如此一來，當扣點制度失靈，即失去以扣點做為正懲罰的效果。

（二）孩子與孩子互動

在青草裡，孩子們雖然沒有特定的小圈圈，但觀察下來依性別互動的程度較為明顯，女生多以聊自己喜歡的網路名人、明星、繪畫為主，男生間則較常打鬧。不過在這些孩子間，有一個人與群體保持距離，比較常自己安靜的坐著，他是位特殊生，被診斷出有輕度智能障礙，僅能認讀一些簡單的國字、數字，在知識性的課堂上常因為聽不懂而昏昏欲睡，若遇到要認讀國字才能互動的遊戲，其他有些孩子會因為他需要花費比較久的時間，而感到些微不耐煩。此外，在休息時間孩子們對於手機的慾望頗高，因此有時候會看到有些孩子在教室裡忍不住拿起手機，或是在往返小草書屋的過程滑手機。

（三）我與孩子們的互動

一開始到青草時，我覺得與小草差異非常多，人數只有五人，大家都能夠自我管理，彼此交流時也有固定的話題與方式，讓我覺得融入國中生的群體非常困難。因此，我透過當初在小草時常和我聊天的特教生與青草老師們，逐漸了解青草的狀況，以及其他孩子的名字、興趣。

隨著互動的增加，我開始和這群青少年慢慢熟悉，也會在前往小草書屋吃晚餐時聊天，知道他們的興趣、專長，比如有人很喜歡電繪，有人對於歷史很擅長。有次從小草書屋走向青草時，有個女生就勾住我的手，主動和我分享他現在很喜歡、有在追的直播主，在他主動和我提起他喜歡的事物時，我覺得我與這些孩子們的關係又更進一步。此外在孝親日親師座談時間，我與孩子們在外面洗碗，他們也主動向我談起在書屋的事情和學校的情況，

這些經歷顯示青少年並不像國小生般，會快速與新加入團體的人建立關係，需要透過時間增進親近與信賴關係。當信賴關係建立後，他們仍會透過日常片段展現親近與分享。

三、 小結

觀察不同的互動類型，小草書屋和青草職能學苑在師生互動上皆親近和平等，但教師角色實踐的方式有些不同。小草老師常需要處理學生之間的衝突，並透過明確的獎懲制度，來養成孩子的生活常規、減少負面用詞；相較之下，青草老師與孩子的互動更添友誼色彩，在青少年情緒起伏較大時，傾聽並提供引導與陪伴，且在課程中許多事項或內容的規劃，也很重視與孩子共同決議。然而，青草雖然也有獎懲制度，但其扣點制度因為累積的扣點太多，導致削弱扣點作為正懲罰的效果。

在生生互動部分，小草和青草的孩子呈現不同特徵。小草孩子不分年齡和性別的玩在一起，聊天與互動有時會夾雜短影音的內容，會發生衝突，但在有人情緒較激動時，也會關懷彼此；而青草孩子依具性別互動的情況較明顯，且也因空堂時間，孩子們常使用手機，所以彼此的互動不如小草的孩子頻率高，另外也有一位特殊生也與其他孩子互動較少，大多時候都是安靜的坐著。

此外，在我與孩子互動經驗方面，也呈現明顯差異。我融入小草孩子、與其互動的時間較快，也較為深入；在青草部分則是一開始較難融入，透過與老師、特殊生聊天了解青草狀況，加上日積月累的相處，逐漸與孩子熟悉。

綜合比較下來，小草和青草互動模式的差異，也反映課後輔導機構會依據孩子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的提供的支持方式。

互動類型	小草書屋	青草職能學苑
師生互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親近與平等 2. 建立生活常規、基本觀念 3. 老師常需要處理學生衝突 4. 有明確的獎懲制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輕鬆與平等，像朋友 2. 孩子情緒波動較大時，老師傾聽並給予輔導及引導 3. 重視孩子的意見 4. 扣點制度失靈
生生互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分年齡、性別玩在一起 2. 聊天內容有時與短影音相關 3. 會發生衝突，但也有互相關懷彼此的時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較依性別互動 2. 孩子們拿手機的頻率較頻繁 3. 特殊生與群體較疏離
我與孩子互動	較快融入，孩子也會主動分享心情和需求	一開始較難融入，時間久了並透過老師與特殊生，逐漸熟悉青草孩子

伍、脆家孩子與書屋困境觀察

一、脆家孩子原本與難以擺脫的困境

(一) 學校社交受挫

在青少年的社會化歷程中，同儕團體逐漸取代父母成為重要的學習與認同來源（黃俐婷，2003）。同時，面對困境或感到困擾時，多數人傾向選擇與同儕朋友訴說，而非父母（衛服部，2023）。因此，是否能獲得同儕接納或能夠排解心中壓力的友誼，對於孩子的學習、心理狀況影響深遠。

然而，在我服務過程中，看到一些孩子在學校社交生活受挫。有位青草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同學霸凌，也對於老師的信任感很低，常常表達排斥學校的老師，在交友經驗受挫後，他開始

逃學，最終不去學校成為中輟生⁷。而小草也有孩子社交經驗受挫，某次他和我聊天時，突然說到「我同學都很討厭我」、「因為他們覺得我很噁心」，顯示他在與同儕互動中因標籤化或排斥而受到心理衝擊。

這也呼應書屋老師的觀察：「孩子們其實之前都在學校非常努力的交朋友，只是交朋友的過程中可能方式錯、方法錯、甚至因為家庭或行為被標籤化，因而造成碰壁的情況」。因此，這些受挫經驗逐漸積累後，可能使孩子對於學校人際失去信心。然而，在書屋的陪伴下，提供另外一個人際場域，能夠讓這些孩子有被接納的感受，並重建自我價值。

（二）學習低成就

在小草書屋服務期間，我課輔過不少孩子，現場如同劉弘毅、涂筱菁（2025）研究中所提及的學業大多跟不上。比如其中一位剛入書屋的小六孩子，請我教他國語習作的題目，小學習作的題目通常會有基本的句型、照樣造句練習與較為彈性、能啟發創意的題目，在句型練習中，我發現他能聯想到的語境較為侷限，且無法把造句造得很完整，我教他把句子造得更完整後，他寫到一半突然停下來，問我「所以」、「沒」等怎麼寫，之後其他次輔導他也遇過很多次基礎的字不會寫的情況。另外也有孩子在跟我聊天時，提到他期末考的成績，小學二年級的他數學 36 分，國語 9 分，問其在學校是否能聽懂老師教學的內容，他搖頭說聽不懂。

青草裡，孩子在學習方面成就感低的情況也同樣明顯，有些人文科表現很好，數理普遍不及格，偏科情形嚴重；有人則是英文從來沒有及格過，在學校聽不懂老師的教學，自學也成效不彰，導致失去學習信心與動力；也有人目前不讀書，考試直接猜題、隨意作答。

這些觀察發現，不論在國小還是國中階段，書屋孩子普遍存在學業低成就的情況，進而導致其學習動力低落的問題。在我服務的過程中，我覺得有時輔導功課的時間並不足夠，雖然每天有 1.75 個小時能夠讓孩子完成作業，但不少孩子時常分心，無法一股作氣的完成作業，使得

⁷ 中輟生的定義根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二條 第二項：中途輟學學生（以下簡稱中輟生）：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 （一）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 （二）轉學生因不明原因，自轉出之日起三日內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續。

每次作業時間皆以完成作業為主要目標，無法確保孩子都理解每個練習題背後的知識，也就有雖然功課都有寫完，但考試還是都不會的情況。

（三）找尋不到目標

臺灣的教育制度下，國小升上國中的課業難度差距大，如同上個小節所述，許多脆弱家庭的孩子在學校課業上找不到成就感，覺得學習沒有意義，找不到學習與未來發展的意義，也面臨青草老師所述「自我價值、懷疑和自我認同」的問題，因而失去努力的方向，出現放棄學業、中輟等狀況。尤其在國中畢業時，是孩子第一次「選擇」未來想要走的學制或職涯發展，在面臨選擇時，有些青草孩子仍在迷惘的情況尤其明顯，老師也積極輔導。

一位國三畢業生則飄忽不定，不太確定要繼續升學還是直接工作，原本他打算放棄升學去到主任計畫引薦的社福機構工作，後來因家人的要求，決定繼續升學；一位孩子在國一則已經中輟，在家期間常在家玩線上遊戲，在老師們和孩子、家長溝通，之後打算轉學。不過也有一些孩子目標較為明確，其中一位國二孩子非常確定未來要讀高職，因此早已計畫好暑假要努力讀書；一位國三即將畢業的特教生，確定未來沒有要繼續升學，打算和爸爸一起到工地工作。

這些孩子的經驗顯示，在國中這個自我認同與目標探索的關鍵時期，他們往往缺乏穩定的支持與明確方向，一直在「升學」與「就業」之間反覆搖擺，在書屋中，會透過老師的積極介入，給予正在迷惘的青少年們一根定海神針，指引其方向。

二、書屋困境

（一）人員流動率高

小草書屋的教學人員相對青草較為穩定，在我剛進小草時，正好有一位從北大剛畢業的學長成為小草的正職老師。他在 12 月辭職後，書屋很快補上新的老師，因此小草直至 2025 年 6 月底的老師數量足夠。相較之下，青草人員流動率較高。2024 年 11 月剛換主任，兩位老師於

2025 年 5 月相繼辭職，主任沒過多久也辭職，這三位師資僅有一位在書屋工作一年多，其餘不到一年。雖然後來青草在 5 月時有補一位新的正職老師，但還是有師資數量不足的問題。

如此頻繁的人員流動狀況對於書屋與孩子而言，影響程度很大。孩子們原本在書屋中有信任且能夠依附的老師，老師的離職會造成既有支持鏈的斷裂，在新老師進入書屋後，又需重新適應，甚至適應完新老師後，新老師又離職造成重複受挫的困境。對於書屋運作而言，新進老師需要一段了解書屋的規劃和環境，導致增加培訓與人事成本。這個現象可能源自於老師不只需進行教學，也要做其餘行政和輔導工作，再加上非營利教育機構的薪水待遇較低，長期下來容易耗費師資心力，造成留任困難。這也使得書屋希望提供脆弱家庭孩子「長期」且「穩定」陪伴的初衷，有明顯落差。

（二） 特教生缺乏專業支持

在青草中有位輕度智能障礙的孩子，在上課時明顯跟不上其他孩子的進度，且在上課時因為覺得無聊，容易分心，但書屋缺乏特教方面的師資，無法因應其需求而個別化調整，多數時間的方法是安排一位老師在他身旁輔助他，但這樣的支持效果有限，對老師的負擔也增加。

（三） 書屋定位

上個小結提及有些孩子因為在學校適應不良，出現輟學的情況，其家長發現孩子不喜歡到學校上課，喜歡來書屋，因此有段時間認為孩子只來書屋就好，不用到學校。主任和老師了解情況後，仍然與家長溝通請孩子回到學校上課，因為書屋不是國民義務教育機構，不能取代學校，也無法獲得文憑。另一方面，青草主任也提到有些父母因為孩子課後到書屋後，覺得書屋就像「家」，能夠提供照顧、教學孩子的功能，明明有些應該本該是父母應盡的照顧責任，卻轉嫁到老師身上。

這樣狀況顯示的問題是，書屋在功能定位上面臨模糊地帶，它雖然是課後輔導機構，能夠陪伴與培養孩子身心健全發展，但無法完全取代學校教育或家庭功能，卻又被一些家長期待補位。

陸、結語

透過志工經驗，觀察到小草書屋與青草職能學苑的脆家孩子，原本就面臨多重困境：在學校中常面臨社交受挫，進而影響心情、被霸凌，甚至輟學；在課業上進度落後，學科能力弱於同儕，導致學習低成就；同時缺乏清晰的目標，處於迷惘階段。而書屋提供他們一個多元的學習環境，透過老師、社工長期關懷，讓孩子與其家長獲得被接住的安全感。在日常互動中，老師與孩子的互動方式平等，教學策略採用「溝通」而非「命令」的方式；孩子們也能在書屋裡交朋友，相互陪伴，並藉由遊戲與生活常規，學習人際相處與情緒調節。在課務上，老師們安排多元的非學科課程，比如北管與烏克麗麗等樂器相關，以及舞蹈、運動等課程，讓孩子多方嘗試，找出自我興趣。而青草更結合了三峽在地職人課程，讓孩子們嘗試想學習的領域，進一步職涯探索。

此外，在小草書屋裡，老師除了輔導孩子們功課，也主要針對孩子生活習慣與負面的語言習慣積極引導，並透過餐前禱詞，強調感恩。另一方面，青草職能學苑的老師則在此基礎上，更家著重「輔導」，由於青春期是認識自我的關鍵時期，透過老師的輔導，讓孩子們自我迷惘或心情不佳時，有抒發的出口並給予鷹架。

然而，即使孩子在陪伴之下，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既有困境，如學校裡的人際受挫與學習低成就，唯有透過書屋老師輔導關懷，才能減輕其挫折感，並逐步建立信心與支持系統。另一方面，書屋在追求「長期」且「穩定」的陪伴，也面臨挑戰。三峽青草由於人員流動率高，導致孩子在老師離開時，既有支持系統被打斷，並增加書屋的培訓與人事成本；書屋缺乏特教專長的老師在現場，使得部分孩子無法獲得適切支持。此外，由於書屋的「陪伴」定位有時被家長誤解，將照顧責任或教育責任推向老師，甚至有家長因孩子輟學而認為「只要來書屋就好」，使得書屋原本是補充性的定位被誤解。

綜上所述，小草書屋和青草職能學苑在教育、心理、生活層面，支持脆弱家庭，並透過各類活動與才藝學習，增加孩子的學習機會和潛能發展，符合文獻所強調課後輔導機構對脆弱家庭的重要性（蔡羽筑，2015；王滋宛，2016；劉弘毅、涂筱菁，2025），孩子們也在多元的課程

中增加文化資本。然而，課後輔導機構雖然能成為脆弱家庭的重要支撐，但它同時面臨多種困境，承擔了超出原本設計的責任，除了應持續與家長溝通外，書屋也必須提供一些輔導、提高薪水等方案支持老師，以此減少師資流動率，穩固「長期」且「穩定」陪伴的初衷。這些現象反映教育現場並非只有單純的課程，而是與孩子、家庭、制度交織的場域，藉由多面向的支持，才能回應脆弱家庭與孩子的需求。

柒、實踐心得

非常感謝當初在我擔憂不知去哪個機構完成獎學金的任務時，小草書屋提供我機會服務。一開始進到新環境很緊張，加上很久沒有接觸年齡層較低的孩子，不太確定如何與其相處，謝謝書屋社工當初與我面談時，讓我對孩子的情況有基本的認識。

一開始我採取觀察和聊天的方式，與孩子們熟悉，並在幾週內把他們的名字記起來，大部分的孩子對於志工的态度很開放，會主動的邀志工一起玩，且我待在那邊時間久了，他們也會和我分享在近期發生的事情，如此的互動過程，讓我覺得與他們相處很療癒，我每次都很期待去做志工。

下學期為了更進一步認識未來教書時，將接觸到的中等教育階段的孩子，我選擇到青草職能學苑服務。一段時間後，我發現這個階段的孩子們除了更有主見外，心事明顯更多，更加需要他人關心，因而老師的介入非常重要。青草老師以像朋友的方式關心，才讓孩子較願意說出目前的感受與困難。在服務過程中我也覺得自己遇到一些困難，比如與孩子有一些距離感、覺得青草孩子少又非常獨立，志工能給予的幫助不大。之後是在一次次的參與孩子們的話題，與他們合作老師指派的任務，漸漸拉近距離；當我困惑自己在青草的定位時，與老師聊過之後，才發現青草孩子們目前最需要的是「陪伴」，而其實我已經做到了。不過，換句話說，若沒有穩定的專職老師或專業人力，孩子的支持系統被打斷，對於孩子的影響非常大，這使我更注意到課後輔導機構在制度層面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在書屋的服務過程中，我不僅向老師學習如何經營班級、處理孩子的情緒與衝突；多元的課程，提供我未來要設計跨領域課程的靈感；甚至也與孩子的互動中得到反思，例如，孩子們在課堂中踴躍發言，讓我反思「自己為何在課堂中，不願意/不敢發言？」，以及「如何製造一個友善的發言教學環境？」。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抱持著「學習」而不是「幫助」的心態，如若以「幫助」為心態，孩子很容易被定位成弱勢、被動的接受者；但當我以「學習」的角度進入，反而能在孩子身上看見他們的主動性與韌性，也讓我更能與他們建立平等的互動關係，並把服務過程視為雙向成長的經驗，讓我對未來教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信心，也對於「教育現場並非只有單純的課程，而是與孩子、家庭、制度交織的場域」有更深的體會。

最後，由於將近一年在書屋的經驗，讓我在之後的大學期間，想要持續當教育志工，接觸更多不同狀況與類型的教育現場。

捌、參考資料

小草書屋官網。<https://www.grassbookhouse.org.tw/>。(最後查閱日：2025/9/8)

王翊涵、徐宜瑩、鍾佩怡(2020)。如何與危機家庭一起工作？以家庭為核心的服務理念與實務技巧。社區發展季刊，172 2020.12，101-117。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2021081269>。

何俊青、王翠嬋(2015)。國民中小學課後方案實施現況之研究：以澎湖縣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2015 年 6 月，29(1)，1-25。
[https://ord.ntcu.edu.tw/files/users/7/29-1-%E5%85%A8%E6%96%87\(1\).pdf](https://ord.ntcu.edu.tw/files/users/7/29-1-%E5%85%A8%E6%96%87(1).pdf)。

李雪莉、簡永達(2017)。《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臺灣：衛城出版社

張舫珊(2019)。從家庭到社區－在地關懷，在地陪伴：以小草書屋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https://sociology.ntpu.edu.tw/uploadFiles/file/20190516/20190516091828_54217.pdf。

教育部法規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44>。(最後查閱日：2025/8/29)

- 許婉真 (2023)。從教育案例分析高風險家庭之親職教育因應策略。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023, 12 (10), 頁 170-175。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12-10/free/18.pdf>
- 黃俐婷 (2003)。探討青少年接受到的社會支持。社區發展季刊, 第 103 期 青少年福利與發展 2003 年 9 月 頁 144-156。 <https://cdj.sfaa.gov.tw/Journal/Content?gno=856>。
- 黃秋霞 (2016)。淺談高風險學童的教育隱憂。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5(6), 頁 184- 189。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16039922>
- 黃嘉均 (2024)。從高風險家庭服務到脆弱家庭服務：兒少民間組織社工公私協力經驗研究。
<https://hdl.handle.net/11296/kmkgmp>。
- 新北市政府 (2018)。新北市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社區照顧服務課後陪伴評估指標之研究。
[https://www.rde.ntpc.gov.tw/userfiles/1160700/files/%E5%A0%B1%E5%91%8A%E5%85%A7%E6%96%8710805\(%E7%A2%BA%E5%AE%9A%E7%89%88%E5%85%A8\).pdf](https://www.rde.ntpc.gov.tw/userfiles/1160700/files/%E5%A0%B1%E5%91%8A%E5%85%A7%E6%96%8710805(%E7%A2%BA%E5%AE%9A%E7%89%88%E5%85%A8).pdf)。
- 劉弘毅、涂筱菁 (2025)。來自偏鄉的聲音：家有青少年脆弱家庭的受困經驗與接受服務後轉變初探。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十五卷第一期 2025 年 4 月 頁 135-180 DOI: 10.53106/222372402025041501004。
- 蔡羽筑 (2015)。「孩子的書屋」對偏鄉弱勢兒童的意義—孩童角度的觀點〔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s5euc9>。
- 衛生福利部 (2023)。中華民國 111 年 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少年篇。
<https://dep.mohw.gov.tw/DOS/lp-5098-113-xCat-y111.html>。
- Douglas, K. R., Chan, G., Gelernter, J., Arias, A. J., Anton, R. F., Weiss, R. D., ... Kranzler, H. R. (2010). Adverse childhood events as risk factors for substance dependence: Partial mediation by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Addictive Behaviors*, 35(1), 7-13.